

金启琮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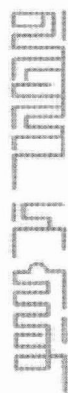
北京的满族

金启琮



金启琮谈

北京的满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金启琮著.-北京:中华书局,
2009.9

ISBN 978-7-101-06856-6

I.金… II.金… III.满族-民族历史-北京市-20
世纪 IV.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4892 号

书 名 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

著 者 金启琮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4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856-6

定 价 36.00 元

前 言

近年来描写满族的书籍，出版的很多。从《我的前半生》、《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晚清宫廷见闻》、《末代皇后和皇妃》、《溥仪和我》、《流浪王妃》、《满宫残照记》等等，都喜欢描写满族宫廷生活，但有的又不熟悉满族生活，甚至以猎奇取胜，歪曲了历史事实。我觉得清朝皇族生活，不能就代表满族，充其量可以说是满族中的一部分。有的回忆录里，令人感到只有忏悔与自我批判，这也不符合事实。令人看了之后对满族更加难以理解。

所以，我想在我的晚年写一部《北京的满族》。《北京的满族》预计分三部分，即《北京郊区的满族》、《京旗的满族》、《府邸世家的满族》。时间上重点是从辛亥（1911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为研究这一段时间满族的文章、资料太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我为什么先写《北京郊区的满族》呢？因为我的用意是先写下层，写外三营营兵，写由外三营搬迁出来的散居户，写京北一带王公园寝的苏拉（sula，满语“散差”）。这些满族下层，我觉得他们才是满族性格和思想的真正的代表。

我生在辛亥后七年，一个受优待的镇国公府中，自幼熟悉满洲贵族生活。但我的母亲却是外三营的翼长之女，我幼时又到营房中住过。后来家中穷了，曾到先辈的园寝中住了两三年。这样，我这个人幼时，既和满蒙王公、贝勒、贝子，汉族大学士、总督、提督、探花等人和家庭接触过；又和旗兵、跟丁、苏拉、园寝守兵、萨满、香头、农民、窖黑（挖煤工人）等人和他们的家庭也接触过。这个接触又是在幼年，至今印象很深。

因此，我可以说对满族上下层都有真正的了解。因为我的了解，不是去调查一次或几次，而是生活在他们当中。和他们有过各种各样的接触，也有过各种各样的交涉。我在写《北京郊区的满族》以前，就是要整理我头脑中所储存的大量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数十年来在我思想中，不断地爬梳，逐渐地消化，最后成熟、系统起来。

我幼时在性格上有一个特点，许多事情我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在今天来看是好事，富有探索性，但在那时是不许多问的。不但王、公不许你多问，农民也不愿你多问。社会风尚变化是非常大的，用今天的思想、感情研究五十年前的事，必然一无所获。我看到许多写满族的著作，可以说对这个民族毫不了解。相比之

下,才觉出自己是一个对满族上层和下层都有真正了解的人。

我想写满族的社会,早就形成了腹稿。想写满族的真实情况,写这个民族解放前的下层;写他们的高尚品质,聪明才智;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贡献。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少数民族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常常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许多事件、人物,本民族的看法和通行的看法不同。满族在解放前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民族,不敢说真心话,一切顺着人说。解放后由于落实民族政策,有了纠正,但仍心有余悸。

解放后写出了不少肯定满族的文章,这使满族人民受到鼓舞,但是其中空洞的、理论性的文章多,有血有肉的著作少。因为时间太久了,知道内情的老人多半死去,中青年想写又写不出来。有些人耳闻目见都是流行看法,其中有的人觉得不对,也有的人觉得就是这样了。我有了腹稿迟迟没有写,一是因为长时间在研究蒙古史和女真文;另一个原因,也是觉得流行看法势力太大,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满族历史与生活》(198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影响,和辽宁三个满族自治县成立的鼓舞则促成了写作。1961年,我在内蒙古大学时做历史民俗语言调查,到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屯,调查满族语言、了解该屯的历史。经过深入的研究、整理,写出了《三家子屯调查报告》(《满族的历史与生活》是出版社给加的名)。没想到这个报告出版后,就接到中外许多同行来信,认为这本书是非常受欢迎的好书。接着又出了德译本。德译本序言中写道:“当1981年金启琮的‘关于齐齐哈尔以北三家子屯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突然出现了满族村落,而且被断定为死亡了的语言此时又复活了”,“金启琮不仅把满洲故地尚存的满族村落公诸于世,而且抢救了不可避免地即将走向消亡的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个功劳属于金启琮。他的著作是一部具有重大价值的时代文献。”自此,三家子满族屯竟成为中外满学家接踵不断访问调查的地点,中外闻名的满语调查研究的基地,这种影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总结起来,不外三点:一、我是满族,我了解满族,与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有一脉相通之处。二、认真调查,认真整理(与文献资料和北京的满族做了研究对比),三、最后认真写出(历经文革中的十年),如此而已。在此之后,便有同行建议我调查北京的满族。其实北京的满族,我不用调查,就比三家子屯满族要熟悉得多。所谓调查,不过是摸清情况。土生土长的地方,就无所谓调查了,要进一步了解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一些变化而已。

1985年,辽宁省新宾、岫岩、凤城三个满族自治县成立了。欢欣鼓舞之时,我便把腹稿形成文字,作为向三个满族自治县成立的献礼。

1986年,中日学者合作研究课题“满族文化对四邻民族的影响”获丰田财团助成合作研究申请批准。我即以《北京郊区的满族》作为项目之一。这时我已调任辽宁省民族研究所首任所长,所里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以满学研究为宗旨的杂志——《满族研究》,在为三县自治出的创刊号上登了《北京郊区的满族》二、三段,读者反映很好。编辑部便每期要稿,定要连载。这样一来,便成为《满族研究》连载的文章。

中日研究总课题是“满族文化对四邻民族的影响”,而我的思路也是想说明满族与汉族、蒙古族之间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互相影响,以至婚嫁的交错,血统的相融。只有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才能了解满族的现状和他们的思想。

在《北京郊区的满族》中,注重研究了同化问题和满族的观点问题。

所谓同化,主要是与汉人的同化。就我数十年身在其中的观察,同化问题远不是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所以我在《北京郊区的满族》中很注意写出我所看到的“同化”。我不太同意只是文化低的民族为文化高的民族所同化的那种论点,我觉得还有无势力的民族为有势力的民族所同化这一趋势。“同化”甚至是反复的。所以我在有关段落中不惮其烦地列表说明。我把它作为此文中的一个重点。在此附带说明:满族并不是一个落后的民族。

现在一般书上写的满族对与满族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与满族自己的看法有的相同,有的则不同。大的事件来说,辛亥革命满族认为是自己悲运的开始,从此数十年来日渐穷困。直到1949年解放,满族才认为是绝处逢生。历史人物最突出的是慈禧太后,历史书上写慈禧,多受《戊戌政变记》宣传的影响。满族对慈禧很爱戴,甚至与康熙、乾隆并提,特别是在营兵之中。至于女人“垂帘当政”,满族也不认为不应该。因为满族下层没有类似汉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其他如满族的忠公思想、尚武精神、为国家战死为荣的思想……在边远屯落至今尚保留着。写出来为的是给这个民族留下写作信史的素材,让人知道满族思想与性格的真相。

《北京郊区的满族》虽然内容详实,实质上是多年调查的总结。但有些地方,如营房四至,散住户变迁,园寝苏拉最终同化现状,仍有须调查印证的地方。何况外火器营已成立火器营满族文化站,更需前往调查。这就是原定计划中赴京调查的目的。至于赴东北郊调查,主要是印证外三营语汇是否如我所写的,是保留乾嘉时期北京城中语汇的结论,以使这篇文章,更加完善起来。

金启琮

1987年4月5日

北京满族概说

一、北京满族的成分

北京的满族,就是在北京居住的满族;成分,也就是北京满族中包容着哪些人。北京满族,除去本身包括旧满洲和新满洲之外还包含着部分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那么为什么不索性说北京满族就是北京八旗呢?不行,概念不同,实际情况也不同。

“民族”概念是一个新的概念。清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也不完全是按民族划分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满族是指 1911 年以后,1949 年以前,八旗满、蒙、汉经过曲折的道路,到 1949 年自报自认是满族的北京居民。这个所谓满族中除满洲外包括了八旗蒙古的几乎全部,包括了八旗汉军的大部,等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原因是辛亥革命以后,满族特别是下层满族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压迫和不平等待遇,曾经自发地发动多次请愿运动。这时八旗蒙古因已不会说蒙语,不为盟旗蒙古所承认。八旗汉军部分上层采取“削除旗档”的办法改为汉人,下层因风俗习惯、语言行事与一般汉人不同,被汉人看作是旗人。因此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的下层同样受到歧视,他们只好向满族靠拢。满族基于历史关系,又处境相同,不但不排斥他们,还团结在一起以壮大请愿声势,到 1949 年解放为止一直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北京满族是包括北京八旗蒙古和大部分北京八旗汉军在内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

二、北京满族的居住地

满族住在北京的地方,在清代只限于北京内城(即正阳、崇文、宣武门以北)和外三营(即外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

北京内城中的皇城(即天安门、地安门以内),由护军八旗驻守。皇城以外才由京旗八旗驻守。护军八旗是保卫八旗最高统帅皇帝的。京旗八旗是拱卫首都的。外三营八旗是为一旦京城有警调动使用的。所以当时北京内城实为一座军营(大本营)。作为八旗军营的北京内城,八旗各有防地,如正黄旗在德胜门内,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

红旗在阜成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每一旗内，满、蒙、汉八旗又各有防地。以镶黄旗为例：镶黄旗防地是北到东直门，南到朝阳门，东至东城根，西至鼓楼大街。在这块防地上又分成三小块：满洲官兵驻在东起交道口西至鼓楼大街。蒙古官兵驻在交道口以北到安定门。汉军官兵驻在从北新桥大街到北城根。

北京内城汉民迁往外城，内城由八旗居住，是在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九日开始，目的是满汉皆安，不相扰害。迁移期限一年，每间房给银四两。

至于外三营：圆明园设于雍正二年（1724），外火器营、健锐营都是乾隆年间设立的。

驻防八旗官兵都是携眷居住。满族居住地区以后虽经移动，但大体聚居区没有变动，在北京对满族进行调查，必须了解这个情况。

三、北京满族的姓氏

满族称姓为哈喇(hala)，老北京相遇，不问贵姓而问贵 hala，hala 是满洲语的姓氏。满族很早就满、汉两种姓兼用，如北京有所谓满洲八大姓，即：

佟(佟佳氏)	齐(齐佳氏)
关(瓜尔佳氏)	富(富察氏)
马(马佳氏、费莫氏)	南(那木都鲁氏)
索(索绰络氏)	郎(钮祜禄氏)

东北说八大姓有那(那拉氏)无南。满族有 hala 又有汉姓，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金代的女真姓氏。如：

女真姓(汉姓)	相应的满洲姓(汉姓)
古里甲(汪)	瓜尔佳(关)取音
裴满(麻)	费莫(马)取音
蒲察(李)	富察(富)取音、取首字
女奚烈(郎)	钮祜禄(郎)取义变换字面

满洲冠汉姓有规律，其规律有六：

1. 根据女真所冠汉姓，如钮祜禄(郎)。
2. 清初原有汉姓，如瓜尔佳(关)、费莫(马)。
3. 取满 hala 汉译首字，如富察(富)。
4. 译义改换字面，如钮祜禄(狼→郎)、阿克占(雷)、托罗(桃→陶)
5. 取上辈居地为姓，辉发那拉(张)。
6. 取上辈名之首字。

据四十年代调查北京满族(实际八旗满蒙)共有 215hala,冠汉姓 118 姓。汉军后来人数增多,只将汉姓后加上“尔佳”或“佳”字样即成八旗姓氏。

现在常常有北京已冠汉姓的满族,想知道自己原来的 hala 即满洲姓(或蒙古姓),这就要由现在汉姓反推 hala,这件事不太容易,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首先要弄清现在所冠汉姓的来源,如果是老汉姓“关”,一定是“瓜尔佳”;老姓“马”,一定是“马佳”或“费莫”;老姓“富”,一定是“富察”;老姓郭一定是蒙古“郭尔罗斯”。如果你知道自己是“汉军”还要追查当时老姓写法,只在汉姓后加一“佳”字,或“尔佳”二字即得。这都比较好办。

难办的是取上辈名字之首字为姓,但又不记得老姓了,那就须另找证据,多费周折,也不是绝对找不出来。

四、北京满族的语言

语言包括语音和语汇两大部分。

1644 年满族初到北京时都说满语,对外行文(公事)也用满文,只有对汉族召见、颁发文告使用汉语、汉文,对蒙古则用蒙语、蒙文。清朝皇帝必须具有说满、蒙、汉三种语言的训练,即见满大臣说满语、见汉大臣说汉语、见蒙古王公说蒙古语,几乎在光绪以前都是这样。光绪朝因慈禧太后垂帘,太后不能说流利的满、蒙语,召见大臣时,遂一律改用汉语。

清朝虽称满语为国语,但具体问题是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并重的。清廷编了许多书,其中有些是用满、蒙、汉文字各写一部,皇帝的实录也是三种文字各缮一份。重要的碑刻也是如此,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皇帝陵墓明楼内的庙号陵名之碑也都是三种文字。

三种语言、文字并用,年深日久,变成了只有在政府衙门中办事并用,民间逐渐通用了汉语。北京满族日常说汉语起于何时,我们只能从欧洲传教士和朝鲜使节的日记中确知一二。那便是康熙晚年约当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左右,这时北京满族既能满语也能汉语,但通常使用汉语。有些汉人这时也能满语,但不使用。

满族虽说汉语,但语调却多有满音,语汇也是满、汉并用。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我小时候印象中日常用语包括满语语汇甚多,有时令人感到是用汉语语法连缀满语语汇而成。这就是北京满族满语逐渐与汉语交融,而所说汉语又带有浓重的满音。

原来北京曾经是辽、金、元、明的国都,契丹、女真、蒙古语都对北京汉语已有四百多年的影响。《明实录》上说明太祖朱元璋要改变胡俗、废除胡礼,竟行不通。可见明朝特别是迁都北京以后,基本上默许了既成事实。清初满族对北京语言又

一次注入了新鲜血液,所以北京语早已成了一种“汉语胡音”的语言。我们只要认真钻研《元曲》和学习满语会话,便会很容易地感觉出来,比如北京话的“儿”音,就不是汉语原有的。再如我们如果到吉林、黑龙江去调查,便会发现那里语音和北京语音几乎一模一样,辽宁反而不行。辽宁的辽东半岛因是山东人、河北人移入东北的途径,所以语音多杂有山东音。不会说汉语的蒙古学生,一学会汉语,其音就是北京音(在流行山西音的呼和浩特,特别明显)。这可反过来证明北京音是受满蒙影响的胡音。说北京话是“汉话胡音”是不是贬低了北京话呢?不是的,我觉得正是一个进步,和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样。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主要是为了实用。汉语的“入声”就很不方便,在普通话中已淘汰。“元曲”中许多女真、蒙古语词很啰嗦的也已被淘汰,是同样道理。

从语说到文,我们看书时有文言、白话两种。现在管“文言”叫做“古汉语”,白话叫做现代汉语是非常合适的。文是为记录语言形成的。古汉语(即文言)是记录古代汉语的。白话是记录近现代语言的。试将满文翻成汉语与白话文十分合拍,所以我总觉得蒙、满文促进了现代白话的发展,它们的功绩不在五四提倡白话文以下。但它们是默默无闻地进行,不是几位有名学者的提倡,不为人所重视。我们应该注意这一情况。

金启琮

1989年11月26日上午

(本文为金启琮先生在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为北京市满族所作报告的讲稿)

目 录

前言	1
北京满族概说	5
北京郊区的满族	
一 营房中的满族	3
二 散居的满族	47
三 园寝附近的满族	52
京旗的满族	
一 京旗的含义和北京八旗辖地的划分	81
二 以军事组织划分城市住区不始于清	83
三 满族的性格和思想	85
四 满族的宗教信仰	94
五 满族信仰中的萨满教遗俗	98
六 哈喇(hala)和冠姓	106
七 语音和语调	128
八 口头文学	132
九 满族和京剧	138
十 满族和曲艺	147
十一 八旗内外的民族关系	152
十二 转换时期八旗的处境	156
十三 群众团体和请愿运动	163
府邸世家的满族	
引 言	175
一 清代封爵制度和府邸世家	176
二 府邸世家的所在	181

三	满蒙汉王府世家之间的关系	186
四	府邸世家的礼节	196
五	府邸世家的称谓	200
六	府邸世家的福晋、夫人	204
七	府邸世家的侧福晋、侧夫人、姨太太、姨奶奶、侍妾、姑娘	207
八	府邸世家的阿哥、哥儿	209
九	府邸世家的格格和姑娘	211
十	府邸世家的婚姻	212
十一	府邸的府官	214
十二	府邸的太监	216
十三	府邸世家的包衣、苏拉、仆人、小子	220
十四	府邸世家的陪房、嬷嬷、仆妇、丫鬟	224
十五	清代王府的文化和文学	232
十六	府邸世家的宗教信仰	240
十七	府邸世家的娱乐	242
十八	府邸世家与盗贼	246
十九	府邸世家生活尚俭	251
二十	辛亥后府邸世家的破败	253

出版后记	金适 258
------------	--------

北京郊区的满族



阅武楼

一 营房中的满族

一 营房中满族的性格和思想

营房指北京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以及北京城外关厢的八旗军屯驻的军营而言，当时简称之为“营房”。因为这些军营都是官、兵携眷而居，官为盖房，四围有营墙，故称“营房”。

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些营房中保持满族特点较为纯粹的，应推外三营。外三营除了圆明园为驻守外，火器、健锐二营是有意识地放在郊区，目的是“令其远屯郊圻，不近繁华”^①。这里叙述的以火器营^②为主，兼及健锐营和圆明园。

外三营的满族，直到清末民初还保持着一种与宗室王公、世家大族及京旗满族不同的独特性格和思想。这种性格和思想，突出表现为：(1)倔强的性格。(2)纯朴的风俗。(3)勇武的精神。和由以上综合构成的一种崇高的理想——为国家战死为荣。

我们先说倔强的性格：他们认为对的事，不管有多大的威胁，至死不变。当时他们知道的事情很少，眼界不宽，直到清末营中小孩看到北京西直门的城门楼子，还当新闻，回营中去传说。戈什哈以上没有公事也不进城，进城多半是为领饷。一般人觉得北京城中不一定比营房好，没有羡慕大城市的思想。

居家也表现出各自的倔强，因而抬杠、拌嘴的事就常有。我曾看见过这样的家庭，夫妻老两口都已六十多岁，一对话就抬杠，互不相让。满族是一个很讲礼貌的民族，虽老夫妻之间也对称“您”。但一抬起杠来，甚至进而吵嘴，老太太就能指着老头说：“我恨您！”真是虽吵嘴而不忘礼。年轻夫妇本甚和睦，一言不和，就可抬杠，甚至相打（自然男人打女人时多），这都是倔强性格所致。因而光绪二十六年（即现在说的“八国联军”。当时都称此事件为“二十六年”），抗敌既死了许多烈士，后来营房被占，也出现了不少烈女、节妇，自然也是这种性格所支配的。

其次，说纯朴的风俗：营兵当时虽不甚读书，有的甚至还是文盲。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决不撒谎，决不偷盗；不但自己不撒谎、偷盗，还讨厌撒谎、偷盗之人。光绪

① 昭桂《啸亭杂录》卷五《赛将军》。

② 此指外火器营，城内尚有一火器营。

二十六年，营房中有人乘乱拉了别人一匹马。后来平定了，这个拉马的人白天便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人人都指脸骂他。他们之间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法，甚至比国家的法律都厉害。可见营兵对偷盗看得多么严重。至于撒谎，有的不一定是撒谎，也会受到他们的嗤笑和指责。比如《红楼梦》中“宝玉听周瑞家的说宝钗病了。便对丫头们说：‘你们谁去瞧瞧，就说我才从学房回来也着了点凉，不能亲来。’”这本是当时北京满洲世家大族常有的表示对亲友关心的习惯。但到了营房里就行不通。我就有一次为类似的事受到他们的嗤责：“你不去就说不去，不必说什么病了。因为你并没有病！”弄得我很下不来台。

最后，是勇武的精神：营房中人从小就培养勇武精神。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捅马蜂窝玩。大人阻止他，他偏去捅。于是大人说：“你捅去吧，马蜂蛰了可不许哭。”结果马蜂落到孩子的头上，把头、脸、眼都蛰肿了。肿得很利害，别人问他：“疼不疼？”他疼得流泪，仍咬紧牙关说：“不疼！不疼！”背着人把眼泪擦下去。于是大家称赞他是“好样的”。日常打架，打赢了的是英雄；败了的抬不起头来，准备再打。因此打仗上阵，没有退缩的。女人也打架，甚至和男人打。平时游戏，例如摔跤，也有女人练，据说过去她们也和男人摔（这个我没看见过，只是听说）。男人打辫子、剃头、刮脸，在营房中我看到过女人也刮脸，深为奇异。总之，男女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干。

过去的史学家一提勇敢，就要提西半球的斯巴达（Sparta）。斯巴达人我没有



八旗兵练武

看见过。我亲眼看见过营房中的满族。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腐朽，腐朽的是清政府。满族今天多在解放军中工作得很出色，就是具体的证明。

倔强的性格、纯朴的风俗和勇武的精神三者结合而成他们的崇高理想，那就是为国家战死为荣，临阵退缩为耻。

就因为上述这种性格和理想，成了他们为祖国开疆拓土的动力。从而为今天的大版图打下了基础，我觉得这样说是毫不为过的。

二、重内亲

满洲人重内亲的习惯，没有被民俗学、历史学家所注意。只有孟森先生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中曾提出过，认为康熙临死前只有内弟隆科多在傍，就是因满族重内亲的习俗造成的。其实自康熙年到清末的漫长时间里满洲皇族家庭中重内亲的习惯，已在逐渐减弱、改变，到了清末已和汉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可是，在营房中依然存在。我第一次到外火器营，已是民国十五六年。当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到外祖门前一下车，营房中的亲戚便都知道了，都来看望，把外祖北屋挤得满满的，真像杨宾《柳边纪略》中记他初到宁古塔的情景：

邻舍争慰劳，应接苦不暇。

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

可见一百多年来满洲人热情的风俗，关内和关外一样未变。

但是逐渐熟了之后，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亲戚呢？多半都是我的姨姥姥、姨儿、舅舅和他们的儿女——哥哥和姐姐（满洲不称表哥、表姐）们，总而言之，都是外祖母娘家一边的。甚至有外祖母亲戚的亲戚、钩套圈，也都来了。相反外祖父一边的亲戚反倒是以后慢慢才来看我们的。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北京城中满族早已不是这样。

外祖母一边的亲戚不但来看，还连带着请我们去她们家吃饭。营房中的满族非常好客，只要有亲戚、朋友来，必留饭。饭摆在炕桌上，让客人脱鞋上炕。冬天少不了火锅，夏天少不了冰镇的凉瓜果和冷荤下酒，一定要让客人吃得很满意，才能作罢。

吃饭当中，老太太就要述说十年左右别后的事情了。恨不得在一顿饭的时间中都告诉我们。有时离桌站立，有时又跨上炕沿，有时形容某一事件发生时的情景，有时学当时骂人的人双脚跳起来，将大襟钮绊都跳开了。甚至又哭又笑，热情亲切确实感动人。只是没有男人说话的份。男人只有在旁边热酒和盛饭。有时男人加入说一两句，经常被女人拦住：“你等一等！”于是男人又沉默了。我当时不熟悉营房中的风俗、习惯，看了这些现象很觉得奇异。后来听说营房中都是女子